

忘不了那一片红叶

□许峰

能和自己的老校长唱和一番,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快事。近日搜索同城的博客,没想到搜出了老校长的。说是我的老校长,我到那所高中上学时,他已经退休了。

老校长的网名叫“红叶”,其实他本姓叶,取名红叶寓意深刻。他献身教育很多年,现在虽然退休了,浏览他的博客就知道,他依然关心时事、醉心创作,真是退而不休。

于是就迫不及待地一次次地登录,去查看有没有老校长的回复,终于在第二天,老校长通过了我的加好友请求,并且随之还发来了一首诗!

秋风凉爽又重阳,秋雨潇潇菊正黄。
岁月匆匆逢盛世,高朋济济谱华章。
小屋毓秀芬芳吐,大漠黄花分外香。

雅韵轻飘情谊结,灯下漫笔友谊长!

我是学中文出身的,诗律自然是懂得一些的,于是“平平仄仄”了一番,这才发现这原来是一首格律严整的律诗。老校长活到老学到老,精神是多么可贵。而诗中洋溢的那种乐观豁达之情,自得其乐之态,珍视友谊之意,也让我既感佩有加又受宠若惊。“来而不往非礼也”,那就赶快送上我对老校长的片真诚的祝福吧!

用什么样的形式送去我的祝福呢?老校长的诗凝聚了他的心血,代表了他的情意,如果敷衍了事地粘上几句言不由衷的话就算是回复了,岂不是辜负了他对我的厚爱?所以虽然诗我已经许久没有吟过了,但还是冥思苦想,准备认真地作了一首。

当我提笔之时,我仿佛看到了他那一头如雪的白发,和他那魁梧的身躯、饱满的精

神。虽然我们居于同城而很少见面,虽然我们见了面也未必能认出对方,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多,但这能阻隔住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吗?

对老校长我多少还是有一些耳闻的,听说他现在耳力不是很好,有时背后叫他他都听不到,还听说他和老伴相伴相依、恩恩爱爱让人羡慕,他们经常一块在校园里漫步,为那宁静优美的环境又增添了一景。

校园既是孩子们的舞台,也有他们的一片天地。他曾经把心血和汗水留在那里,而老伴一直甘居幕后,默默地为他搞好后勤,让他后顾无忧勇往直前。如果把孩子们比作是朝阳,那么他们就是夕阳,夕阳和朝阳一样地壮美。他像一片红叶经历了风霜而本色更加显露无遗,他像一棵老树枝叶繁茂而根系更加发达,他像春蚕只要不死就会不停地吐出银丝,他又像青草经历了寒冬反而更加

顽强生长。我祝愿他们夫妻能永远恩恩爱爱,健康长寿,能长久地徜徉在校园里的花前月下!

于是我把这一番意思略加组织调整,一首还算说得过去的诗就成了。

赠博友红叶夫妇

夕阳如血似朝阳,丹叶逢霜红胜黄。
老树参天究幸事,新葩满地亦华章。
春蚕不死银丝吐,冬草犹生青茎香。
以沫相濡同心结,相携月下路方长。

可能格律上还有些地方不够妥帖,意思上也有些地方还不够明白,特别是诗里用了一个对老人来说比较犯忌的字,但我想老校长看后都会一笑置之的。因为他是那么的乐观豁达,又是那么的谦逊随和。

搁下笔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我仿佛释放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小秘密;在暗淡无光的岁月里艰难度日的辛酸,为二百块钱而开口求人(老校长曾为我想办法减免掉200元借资助学款)的自卑,意外地得到了别人帮助时的欣慰。

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背影,那满头如雪的白发,那老树般伟岸的身躯,那轻快而又稳健的步态。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这一切格外的动人。

啊!还是那一片红叶,还是那一颗红心!

□刘正国

年前,笔者因公出差去了趟厦门。那天,我是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发的,所搭乘的正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机正点起飞,在经过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之后,跃过云层的飞机改为平飞,机舱内立时安静了许多,乘客心中先前的些许不安,此时也都归于平静……不知自何时起,从机舱的音响里飘来了钢琴演奏的《鼓浪屿之波》。乐声轻轻,却很清晰;那优美的旋律清澈、明快,如叮咚泉水般欢快地流过了乘客的心头,一洗大家起飞前的劳顿、焦躁,钢琴的击弦锤敲出一串清脆的琴音,高低错落、徐疾有致,透过耳膜进入脑海,不经意间已将乘客飘飞的思绪带往厦门。这也许就是艺术的功效和艺术精品的魅力吧。运用高雅的艺术品,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将你“俘虏”,当属精明之举;厦航可能就是那“精明人”之一吧。

我国的声乐艺术作品中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请到天涯海角来》、《洪湖水浪打浪》、《沂蒙山小调》、《北京颂歌》、《延安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乌苏里船歌》和《太阳岛上》等。这些歌曲无疑都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优秀艺术作品,都曾给亿万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享受,它们也必将在热爱真、善、美的人们中间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发自内心地说:我对这些歌曲都很喜欢,但深深打动我、感染我的当以《鼓浪屿之波》为最:

庄严的主题。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是五千年华夏历史的主旋律,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它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休戚相关,也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以此作主题的歌曲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歌曲《鼓浪屿之波》就是以海峡两岸盼统一为主题的,因而,它能够很好地抓住海内外华人的心,能够引起全体中国人在思想上的高度共鸣。《鼓浪屿之波》,庄严的主题,赋予了歌曲的厚重感。

优美的旋律。《鼓浪屿之波》,旋律优美、自然,简洁、明快,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歌曲分为三段,每段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曲调比较平缓,起伏不大,显得深沉悠远、平稳大气;歌词先说鼓浪屿、再说台湾岛、最后说海峡两岸,既是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的铺垫,又是情感爆发前的能量蓄积和已点燃的噬噬冒烟的导火索。第二部分则是歌曲的高潮,旋律激越雄壮,重复中显,较好地表现了真情喷涌时的酣畅淋漓、恣意汪洋;歌词部分集中表现了情感高潮处撕心裂肺的深情呼唤,强烈地倾诉了炎黄子孙盼统一的情感炙烤;第三部分的曲调平稳下落,吟唱的是我们期盼统一的不变诉求——“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鼓浪屿之波》优美的旋律,较好地诠释了歌曲执著而炽烈的情感。

真挚的情感。发自内心的东西才能走进人心。《鼓浪屿之波》创作者真是了得;词作者以朴实精练的语言,把中华民族盼统一的民族心声化作艺术家个人真挚而强烈的情感表达,字字滚烫,句句扣人心弦;作曲家则通过简洁、悠扬、起伏跌宕的旋律把盼统一的情感推进到极致状态,从而让广大听众每一次聆听都会心潮起伏、激情难抑,平添强我中华、重任在肩之感;歌唱家深情绵长地演绎,也较好地阐释了歌曲的内涵,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鼓浪屿之波》真挚的情感是其打动人、感染人的突出特点。

庄严的主题、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是歌曲《鼓浪屿之波》在创作上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艺术创作既高度个性化,又有规律可循,只有在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张扬个性,才有可能出精品、招人爱、传得久。对于一首歌曲来说,人们是否自发的传唱是衡量其艺术水准高下的最根本标准。也只有歌好、传唱的人多了,歌中所涉地域的知名度、美誉度才会因歌而不断光大。众人心口相传的《鼓浪屿之波》,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堪称上乘之作。



《信阳杂文选集》 征稿

信阳市杂文学会编辑的《信阳杂文选》去年由河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应读者要求,决定再次编辑出版我市杂文选集。现谨向全市作者及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信阳籍作者征稿,希不吝赐稿。

一、征稿范围:2011年以来创作的杂文、随笔、时评。已发表的,请注明发表报刊名称和发表时间;未发表的,请注明写作时间。

二、征稿要求:作者自荐作品,并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以及联系电话、通信地址。每位作者的作品最多选用5篇。

三、联系方式:电子文稿请发邮箱:1213099516@qq.com。

纸质打印稿请寄:信阳市狮河区文联办公室收。电话:13903763128

邮编:464000

截稿日期:2012年10月10日

四、其他:对未曾发表过的人选作品有修改权,未入选作品恕不退稿。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信阳市杂文学会
2012年8月

没人知道这个身影带给这片山水的意义,以及这片山水带给这个身影的意义,先生的名字即从此和这片山水交融在一起。

既来之,则安之。那么,就暂且放下手中的笔,放下久坐书房里的矜持与斯文,像个真正的农民一样,徜徉在四季交错的田园,辛勤耕耘,愉快收获。或许,这是另一种创造,给未来的写作补给足够的养分,贴近大地,身入泥土,生命的芬芳才会持久绽放。这是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也是排解孤独与苦闷的方式,正是这种被逼无奈的劳作,让旺盛的生命灿烂的怒放。

先生开始了他的另一种劳动,春天播种,秋天收割,上山砍柴,下地锄禾,犁田耙地,无所不能,他真的如同一个真正的农人一般,在广袤的乡野里,殷实地体验着劳动的快乐。

然而,先生毕竟是个文人,因此,他的这种劳动,又有着一般农人不同的意义。它只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维系生活目的的劳作。其实,单从体力和自然环境中来讲,这种原始的超强体力的劳动对于专业写作者来说,无疑是艰苦的,但也正是这种艰苦,却磨炼着原本受伤脆弱的心灵。这种历练,让先生涅,以至于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直到今天,他的脸上,依然洋溢着天真的笑容,保持着浪漫的风采。

此刻,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先生和我,我忽然明白了先生此行的意义,大别,真的难别,转眼,又是天涯。

商城日记

□陈功

一缕暗光从窗帘中袭来,在宁静中感知光的神奇,一刹那似乎凝结,一刹那仿佛就是永恒……感知它,却又不敢贪恋于它。

四

今夜,雨后的月亮分外皎洁,漫步湿地一侧,身心迷离在氤氲水汽中。

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和我的亘古课题。

我们是被历史所选择,还是在历史中穿梭。在一个剧烈突变的时代,一切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们的微笑却少了。我很怀疑将来会把微笑作为一种技法来推广。一切文明简化为快餐文化,进而转化为一种谋取手段。在喧闹的世界里,没有人“明心”,就不足以“见性”。人生的苦楚之一便是比较。比学历、比美貌、比官位、比金钱……唯独不比境界。

比较乃分别。心灵之美在于安静。清醒的时刻不多,比如大难临头时,失去父母时……又比如今夜,我之为我,明月入心。犹记一句话:佛祖不在西天,而是自我,那成群结伴的妖精便是心中的欲念集结。

信步而去,无所谓走到哪里。

要么练心不动,要么远离世俗!

睡梦中悠然醒来,宁静。

宁静,一切都是宁静,在宁静中享受这一段宁静,顿生一片空灵。

“黄河王杯”精短散文大赛

主办:信阳日报社 信阳市散文学会

协办:黄河王纯粮军酒信阳专供店

(新市区政府东侧路南 电话:8188158)

一个新兵的感悟

□李顺

翻开日历,发现来部队还差七十二天就够一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直想写一篇长长的日志,写出心里各种各样的感悟。

想写些煽情的话,却想起我是个当兵的,那些矫情应该与我无关;想说些鼓励自己的话,却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回头看看这十个月,经历太多了,感悟太多了,也改变太多了。

记得刚到部队的时候,战友都不熟悉,都不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又想起心里堵得难受。有一次,给妈妈打电话,她只“喂”了一声,我就哭了,旁边等电话的战友看我哭了,也跟着哭。后来大家都熟悉了,气氛也就融洽多了,训练的苦与累就不说了。

新兵训练连三个月就下连队了,原来对我们有点畏的班长分开时我们竟然又舍不得了。

下连队那天,坐车到海南省临高市。只见路边除了树就是农田,越走越偏僻,心也越来越凉,心想这下完了,分了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事实证明,这地方的确是够荒凉的,不过鸟屎挺多。

分到连队之后,就有了紧急集合。白天训练一天,累得要死,夜里躺在床上困得眼睛都睁不

开,还不敢睡觉,等紧急集合的滋味真不好受。

还有下午三点天气正热的时候,我们出去跑五公里,跑到想吐的感觉。

还有第一次集合拿装备出警,真的很紧张;

还有第一次执行任务,当着几个社会青年的面砸赌博机的时候紧张得要命;

还有第一次执行任务围抓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真的很兴奋;

还有第一次洗猪圈差点吐了;

还有第一次用手掏充满粪便和垃圾的下水道,真的很恶心;

还有一次……

各种各样以前没经历过的第一次,也彻底改变了我。

以前总是被情所困得我也变得豁达了;

以前那个爱笑的我现在在大部分时间也笑不出来了;

以前有点腼腆的我现在脸皮也变厚了;

还有,我似乎比以前变得更英俊了!



赵雪峰
摄

□吴向东

很喜欢那块石头
他哭着 哭着
就变成了沙滩
以及河流

很喜欢那条鱼儿
他游着 游着
就激发了思念
以及乡愁

很喜欢那个少年
他走着 走着

□李新民

迈上第七十步台阶的时候,先生忽然停下脚步,慢慢扭头,侧目注视着我,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纯真的笑容,眼睛里全是自得。我一直走在先生身后,脚步轻盈。面对这次既是体力也是耐力的行为,我跟着先生,多次试图搀扶一下这位八十高龄的长者,但眼前的先生神态自若,步履从容,以至于我的双手经常的停滞在即将出手却又迅即收回的尴尬境地中。七月盛夏,烈日当空,此刻,先生驻足侧目微笑示意,我能读懂他目光里的内容。我们将要登上一座高山,我的眼前已然有一座山。这位自嘲是“80后”的可爱的老人,是河南省原文联主席、著名作家何南丁先生。

先生与大别山情定笃深,我知道,他迟早会回来看看,但我却无法预测,是在这个时节,而且突如其来。毕竟,时令正值酷暑,骄阳似火,而先生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先生居然回来了,而且说来就来,没有理由去怀疑一个长者的情绪冲动,应该是这夏日里火一般的情感燎燃心底,抑或是大别山久违的呼唤始终萦绕耳畔,让他不顾一切踏上归来的遥远的路途。归去来兮,那些美好的青春岁月,那些迷惘的苦闷与惆怅,那些无法磨灭的艰辛与曲折,经过时间的湮没,散发出异样的芬芳。

先生说,人生就是一杯苦酒,你笑着将它饮下,就不觉得苦。从满头青丝的热血青年到

故乡

就娶了媳妇
盖了高楼

故乡啊

注定你不是一块玉石
可以挂在我脖子上
套在我手上

你只是一件衣裳
保留着我的体温
在许多个寒冷的夜晚

我的手掌 脚印
在你的胸前
交织为一粒纽扣

两鬓染霜的老者,时间淹没了历史,我却依稀看到时间里的先生,是如何拿起那杯人生的苦酒,慢慢饮下,然后仰面灿然微笑,充满着回味无穷的味道。

于是,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先生,无数次不经意地注视他,却总是遭遇他可爱而又真诚的笑容,在他脸上,除了岁月的印记,找不到任何悲苦抱怨仇恨消沉的痕迹。他的神情透露着友好,散发着无法掩饰的对生活的热爱。这是自然的流露,真实地体现着内心的强大,折射出生命的顽强和精神的高贵。

先生依然在前,脚步矫健,我凝望着他的后背,像是挺起的山的脊梁。那么,我就想,我宁愿这样想,从城市来到村庄,从精神的高地跌向低谷,从儒雅的歌颂吟唱到田间地头辛苦的劳作,先生正是这样从容地细饮着那杯苦酒,内心里却充盈着苦痛交织的欢乐,以至在我的眼前,站成一道悠远的风景。

是的,真正的风景在眼前,我读着这幅风景,其实,我是在读一个人。穿过半个世纪的光阴,现在,一切都归于平静,仿佛未曾发生。那